



星桑探案选

程小青著

(三)

I247.5
2410=2
3.3
I246.5
134

霍桑探案选

(三)

程小青著

邓绍基 王俊年 裴效维
黄天骥 曾扬华 张正吾 校勘

漓江出版社



B 430917

霍桑探案集

程小青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44.5 插页6 字数961,000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8,000册

ISBN 7—5407—0079—3/I·59

统一书号：10256·260 定价：7.85元

(全三册)

出版说明

中国近代小说，从多方面反映了中国近代的社会生活，表达了各阶级、阶层人们的不同思想和要求，对我们认识和研究近代社会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材料。

中国近代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走向现代小说的桥梁，它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是研究中国小说史必不可少的资料。

但是，建国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近代小说出版很少。资料的缺乏，影响了研究工作的深入及教学工作的开展。为了适应文学研究工作、大专学校文科教学工作以及广大社会青年学习和文学创作借鉴的需要，我社将有选择地出版一些这一时期有一定影响、具参考价值的小说。

《霍桑探案集》是我国近代小说家程小青先生继英国·福尔摩斯探案集之后，尽毕生精力所创作的侦探小说巨著。全集包括七十多个案件，长达三百万言，是我国问世最早、篇幅最长、影响最大的侦探系列小说。作品以民国年间的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北京、无锡等地为背景，从破案的角度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揭露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和阶级矛盾。比如帝国主义的为害中国、大小官吏的庸碌无能、奸商大贾的唯利是图、富家公子的醉生梦死、手足夺产的互相残杀、平民百姓的含冤莫告、男女青年的婚姻不自主等等，构成了一幅幅矛盾重重、光怪陆离的社会画面，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旧中国的社会现实。作品更塑造了一个被誉为“东方福尔摩斯”的私家侦探——霍桑的形象。他既有侠客义士的侠肝义胆，却又非“万能的超人”，他的长处只在于具有科学的头脑和丰富的知识，善于调查研究和逻辑推理。因而不论任何疑难大案，一经他手，无不真相大白，而又显得完全可信。尤其可贵的是，对于真正的坏人，他能借助

于法律加以惩处；对于犯法的好人，则能巧妙地予以庇护。因此从整部作品看，鲜明地表现了提倡爱国、反对祸国，同情善良、抨击邪恶的进步倾向。在艺术上也表现了故事情节惊险而不荒诞、悬念迭出而又自然、节奏紧凑而不枝蔓等特点，故能引人入胜，具有很大的可读性。

《霍桑探案集》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研究室邓绍基、王俊年、裴效维以及中山大学中文系黄天骥、曾扬华、张正吾等同志认真校勘，将分集出版。

漓江出版社

1986年5月8日

目 录

狐 裳 女

一	骇人的揭发	(3)
二	察勘	(9)
三	一个女子	(18)
四	几种见解	(29)
五	访问	(38)
六	女凶手	(46)
七	意外消息	(54)
八	质证	(66)
九	变化	(74)
十	近乎浪漫的事实	(85)
十一	另一女子	(95)
十二	水落石出	(103)

猫 儿 眼

一	一只燕子	(117)
二	空盒子	(122)
三	一个劲敌	(130)

嗣子之死

- 一 一件看似平淡的案子 (139)
- 二 推车撞壁 (145)
- 三 一种考试 (152)

项圈的变幻

- 一 项圈与表链 (163)
- 三 来踪去迹 (168)
- 二 转变 (176)

断指团

- 一 奇怪的邮包 (187)
- 二 谋杀案 (194)
- 三 求助 (200)
- 四 再来一个 (208)
- 五 血 (215)
- 六 警告 (223)
- 七 夜行 (231)
- 八 陷阱中 (240)
- 九 衔枚疾走 (250)
- 十 佛殿上 (257)
- 十一 惨别 (266)

十二 一封信 (272)

一 只 鞋

- 一 一只女性式的男鞋 (289)
- 二 纸灰 (295)
- 三 首饰箱 (302)
- 四 回电 (310)
- 五 猜一猜 (316)

楼头人面

- 一 手枪声 (327)
- 二 另一个男子 (331)
- 三 照片的下落 (336)
- 四 一个故事 (341)
- 五 十八只蹄子 (349)

催 眠 术

- 一 扇子哲学 (355)
- 二 似乎为寻仇而来 (358)
- 三 倒串戏 (360)
- 四 “谈疗” (364)
- 五 良医与良媒 (367)

第二张照

- 一 秘密照片 (373)
- 二 翡翠亭后 (381)
- 三 意外主顾 (387)
- 四 谈判 (398)
- 五 再来一手 (412)

狐 裳 女

一 骇人的揭发

这案子发生在一个滴水成冻的严寒时期。那时我已经成婚，和霍桑分居了。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六那天，我到他的寓所里去，彼此倾怀长谈，足足经过了两三个钟头，直到天黑，我才辞别。一个知己朋友，有时扯开了话锋，意见尽不妨参差，只要不虚伪，没顾忌，时间先生便会很快地溜走。这也是人生的一件愉快的事。那天我们所谈的问题可说是海阔天空，最后从刊物归结到现代的教育问题。霍桑又发过几句牢骚。他以为我国的教育制度，根本的错误就在东抄西袭的什么化什么化，更坏在取糟粕而弃精华的表面上的什么化，结果就使青年们倾向于漠视国情的种种享乐、奢靡和放浪。

他曾叹息着说：“我们眼前的教育，除了点缀门面以外，有什么意义？博士硕士尽管多如过江之鲫，在国计民生上发生了什么影响？上焉者既然着眼在虚衔，一般人便用‘镀金’做敲门砖。这还不是沾染了科举制度的遗毒？有几个人切切实实地对学术的某一部门作精深致密的探讨？有几个人不顾虚名地在实验室中埋头研钻？有几个人注意到我国现在社会的状况和未来的需要？有几个人着眼到我们民族的生存问题？你想这样的教育到底有什么意义？”

他的话固然未免有些过火，但平心而论，已往的教育界上那种浮华不切实用的现象确也非常普遍。那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他又说：“包朗，你大概也不能作违心的辩论罢？那末你们这一班弄笔杆的人也得负些责任。你们不是把握着一种无上的权威，足以影响一般青年的思想吗？你看，现在报纸上不是有不少关于声色犬马风花雪月的作品，在推波助澜地引诱青年们趋入享乐、颓废、堕落的途径上去吗？包朗，你以后着笔，应当在这方面尽量地加意些才是。”

我不是为朋友夸张，霍柔实在是一个热血的爱国男子。他在好多年以前，早看出我们的教育制度错误在忽视了国情的照单全收式的模仿。他因着期望的恳切，所以就有些求全责备；平日不提则已，一经提及，言词上也往往特别激昂。我知道他的牢骚的话匣一开，会象黄河缺了口，一时没法子堵塞。我防他还有什么意外的训斥，便站起来托故兴辞。

我说：“是的，你的话很有见地。今晚上我就有一个机会，可以把你的见解乘机宣传一番。”

他问道：“什么？有什么学会请你演讲？”

我答道：“不是。今天是文学研究会会长俞天鹏的五十寿辰，我现在马上要去参加宴会。那些预会的人都是著作界上的朋友。要是有机会，我一定将你的意见宣传一下。”

那晚上天气十分冷，寒暑表在零度下五度。东北风吹得很急，象虎吼一般地呼呼震耳。风声中隐隐约约地夹杂着啼饥号寒的哀鸣——“冻死了！”不但刺耳，简直刺心！天空中云阵密布，好象覆盖了厚厚的棉絮，乌黑黑地要下雨下雪的样子。我穿着黑羔皮的黑细呢大衣，坐在车子中还有些瑟瑟股票。车轮辗过街边的冰块，悉悉率率地细碎有声。但白杨路俞家的贺客依旧济济盈堂，并不因着气候的影响而减少。这也足见得主人平日待人的交情。

俞天鹏的身材足有五呎六七吋光景。头上戴着乌绒红结的小帽，身穿玄缎马挂和紫色缎的狐皮袍子。他的清癯的面貌虽不见得怎样老迈，但他的高额上面的头发已皑皑如雪。有人说这就是他运用脑力的表征，这话我很相信。他所以能够得到这样的地位，当然是付了相当的脑汁换来的。

俞天鹏在文学界上享受了多年的盛名，连任了两任文学研究会会长。他出版过不少流行的著作，小说和论文都有。他是鳏居着，有一个成年的女儿，在女子体专里读书。他的经济情形在卖文生活的同辈中也可算首屈一指。那晚上他宅中的一切布置，虽敌不上那些阔人的豪侈，却也当得起富丽二字。客堂和书房中都装着火炉，温暖得像三月里的天气。筵席也很丰盛，珍馐美肴，竟使人无从下箸。文人凭心血换来的钱原非易易，俞天鹏这一次的场面，大有“千金一掷无吝色”的气概。他要借此替一般寒士们吐一吐气吗？可是因这一来，杜工部的两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不禁又在我的脑室中萦回起来。

那晚的酒筵开得很迟。当我们彼此畅饮的时候，我确曾将霍桑的意见提出来，向几个同桌的朋友谈过一回，也曾得到好几个人的同情。可是别桌上都是笑语喧嚣，所谈的显然不会像我们一桌那么严肃。那白雪盈头的主人含着笑容，在众宾中往来周旋，组成了一片和平快乐的景象。可是忧患之神的税驾，往往把快乐的旗子做先导。一刹那间客堂中快乐的薄幕忽然给刺破了，不幸的悲剧便登场开演！

众客们的谈话机括都被酒钥钩动了。有些人向主人颂祝，有几个人却在称赞天鹏最近出版的一部杰作——《爱与仇》，这书我已经看到，结构描写都超出了恒蹊，的确是一部

传世的名作；我对于这班人的赞词也是同意的。因为那篇小说的含意既高，写一个舍身成仁的男子，足以发扬我们固有的民族精神。描写方面，又显得特别深刻，在天鹏以前的著作中也不可多得。故而众口一辞，都称赞天鹏的精神思想真有老当益壮的表现。

正在这时，一个身材短小的西装少年，突然匆匆地从外面进来。他穿着棕色的厚呢大衣，里面灰色柳条呢的西服，紫色领带，白硬领，装束非常入时。那短褂的钮子也和大衣一样地没有扣上，露出一条金表链，扣在他的马甲钮上。是个迟到的贺客吗？可是神气上有些异样。他走进来时脚步特别急促，气息也咻咻不调；到了客堂阶前忽然站住了，把手中的黑呢帽举起来挥了几挥，高声发话。

“诸位，请原谅。我——我有一句话——一句严重的报告！”

他发话的声浪宏亮而颤动，不由不使宾客们都吃一惊。杂乱的谈笑声浪都给压停了，大家都回过头去；有几个还离了座位，立直了身子。四五十人的视线一时都集注在那少年的身上。

那人的年纪约摸二十六七，身材不高，瓜子脸，面色虽瘦而且黑，但隆直的鼻子，浓长的睫毛，有力的眼睛，可算很整齐漂亮。大家目灼灼向他呆瞧着，谁也猜不透他的来意。客厅中完全宁静，没有一个人说话。白发的主人楞住在客堂的一角，张目注视来客，也不动不响。

少年又高声说：“诸位，你们不都是著作界里的人吗？著作人处于领导群众的地位，他的人格自然是应当高尚超绝的。但是你们可曾意想到这高尚的面幕后面隐藏着一个

‘贼’？”

“咦！……咦！……”

大众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一种惊异声来，可是声浪并不高，只是一种唧唧哝哝的私语。接着是面面相觑，彼此的眼光中，仿佛都含着暗示的问句：“一个贼？你可就是那个贼？”大家把视线交战了一回，又归于难堪的缄默，客堂中又没有一丝声息。数分钟前笑语喧闹的快乐气氛，霎时间竟变成殡宫一般！

少年继续道：“你们可知道那个贼是谁？……要不要我指出那个贼来？”

唉！太紧张！谁来打破这难堪的局面？可是宾众仍保守着静默；我也丧失了应变的智能。这静默似暗示接受那少年的问句，并在鼓励他发表。

少年叹息道：“唉！我本不愿意如此。但我为良心所驱迫，又不愿见那假面的贼混杂在清高的著作界里——并且盘据着著作界的要津。我老实说罢。有一个无名的作家，拚着心血著成了一篇长篇小说，正想出面问世，忽被那假面贼看见了。那贼便甘言诱惑，在小说上署了贼的名字，应许把某种条件作为酬报。那小说出版之后，果然风行一时。那贼坐享其成，还不知足，更忍心地把应许的酬报抵赖了！唉！诸位，请想一想，著作界里有了这样一个没心肝的蠹贼，是不是全体的耻辱？”

静默破裂了，呶呶的声浪又禁不住从四角里骚动起来。那少年的说话分明已击中了多数人的心坎，大家都近乎义愤填膺。内中有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忽然立起来，似乎自动地代表了全体，厉声向少年质问。我认识这人是国民日报的编

辑左一萍。

左一萍说：“喂，你的话实在吗？如果不虚，请你直截指出来！别含含糊糊。”

接着又有几个少年客人同声附和，催着他快说。喧呶声又一度寂灭。那少年紧闭了嘴唇，张着凶锐的眼睛，只向着客堂一角注射着。我依着他的视线瞧去，似乎那视线的尖端注定在俞天鹏的脸上。天鹏的脸色确乎变异得可怖。他的面颊上泛出灰白，眉峰间刻着深纹。他的两眼大张，也向这少年凝注着。他站在一只椅子的旁边，一只手按在椅子的背上，他的身子好似微微有些颤动。

少年又发声道：“我自己来介绍罢。我叫钱芝山。我所说那个无名的作家就是我！当我被骗的时候，我还在假面贼那里当他的书记。现在你们不是要我说出那贼的姓名来吗？唉！……”

我看见俞天鹏的面容越觉灰败，好象要和他的乌绒帽子下面的头发竞色。他的双手握着椅背，咬紧牙齿，好似有什么说不出的痛苦。难道钱芝山的话和他真有关系？

那少年略略停顿，又说道：“也罢！我姑且留他些面子，只把那篇他所替冒的小说告诉诸位。那就是现今喧传的《爱与仇》！”

“哎哟！……”

钱芝山的话还没有完，“哎哟”一声之后，有一只椅子直向钱芝山的头部飞过来。

拍挞！

椅子落在阶石上。那少年还在格格地冷笑。我回头瞧那飞椅子的人，果真就是主人俞天鹏。众客都离了原座，局势